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明〕

冯梦龙 编

〔清〕

蔡元放 校订

東周列國誌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明〕冯梦龙

编

郑训佐

〔清〕蔡元放

校订

白郁斐

校点

東明列國誌



齐
鲁
书
社

鲁新登字 07 号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东周列国志

〔明〕冯梦龙 编

〔清〕蔡元放 校订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2.125 印张 4 插页 72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 106001—156000

ISBN 7—5333—0371—7

I·135 定价: 16.90 元

序

书之名，无虑数十百种，而究其实，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经所以载道，史所以纪事者也。六经开其源，后人踵增焉。训戒论议考辨之属，皆经之属也；鉴记纪传叙志之属，皆史之属也。顾六经者，圣人之书也。言体必有用，言用必有体。《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显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后人才识浅短，遂不得不歧而贰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谭名理者，常绌于博识之士，而自矜该洽者，其是非或谬于圣人。顾理无二致，故言道之书，虽世不乏著，究其精者，亦不过恢张余蕴，仅可作佐翼注疏；其卑者，糟粕唾余而已。若稍肆焉，则穿凿傅会，破碎支离之弊出矣。至于事，则不然，日新月异，千态万状，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故经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则日以多。夫史固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然者理也。理不可见，依事而彰，而事莫备于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之辨，皆于是乎取之，则史者可以翊经以为用，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

自制举艺出，而经学遂湮，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犹知诵其章句。至于史学，其书既浩瀚，文复简奥，又无与于进取之途，故专门名家者，代不数人。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偶一展卷，率为睡魔作引耳。至于后进初学之士，若强以读史，则不免头涔涔，目森森，直苦海视之矣。《春秋》三传，左氏最为明备，专经者犹或不能举其辞，况其他乎？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少废。

《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撤东移，下迄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列国数十，事物纷庞，较他史为难读。迨变为稗官，则童稚无不能读。夫至童稚皆得读史，岂非快事耶？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其于智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国家之废兴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智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然，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哉？夫既无与于学问，则读犹不读，是为无益之书，安用灾梨祸枣为！坊友周君，深虑于此，囑余者

屢矣。寅卯之歲，予家居多暇，稍為評鹭，條其得失而扶其隱微。雖未必盡合于當日之指，而依理論斷，是非既頗不謬于聖人，而亦不致貽嗤于博識之士。聊以豁讀者之心目，于史學或亦不無小裨焉。故既為評之，而復序之如此。

乾隆壬申二月七都夢夫蔡元放題于綠淨山房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6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2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18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3
第 六 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29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鞅献谄贼隐公	35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41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45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49
第 十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仲杀婿逐主	54
第 十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60
第 十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66
第 十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70
第 十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77
第 十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81
第 十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86
第 十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92
第 十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98
第 二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03
第 二十一 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10
第 二十二 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18
第 二十三 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24
第 二十四 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131
第 二十五 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39
第 二十六 回	歌庆虜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45
第 二十七 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51
第 二十八 回	里克两弑狐主	穆公一平晋乱	156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61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67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173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178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185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191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197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04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官中·····	210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217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23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30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37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43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248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254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260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267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272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279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286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接	赵宣子桃园强谏·····	292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嬖大会·····	299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鳅构逆	陈灵公和服戏朝·····	306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312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318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325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331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官程婴匿孤·····	337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犇养叔献艺·····	344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351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357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	孙林父因歌逐主	363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371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377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383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390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鱄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397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403
第六十八回	贺虢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410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416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424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431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439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446
第七十四回	囊瓦恨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455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462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469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477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484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492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500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508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歌	纳蒯聩子路结纓	515
第八十三回	诛非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523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531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539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545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553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560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568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574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哱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581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588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595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601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609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614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621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629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638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645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652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658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665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671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骑	677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683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689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695
校点后记			701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铓？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丧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轡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檠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

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分付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檠，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檠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即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兆，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槃而藏之？槃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

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椽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椽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椽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蔽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椽，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龟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龟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渚。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遂将老官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螭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渚，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聚弧箕箠！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聚弧箕箠”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着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谗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妇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诗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聚弧箕箒’之讖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沈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

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藁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髡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范氏。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左右传命，司空整备法驾，司马戒飭车徒，太史卜个吉日。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骖，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开爽，传命扎住营寨。分付军士：“一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鹰犬借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宣王心中大喜。日已西，传令散围。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缚齐备，奏凯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辂之上打个眼瞌，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对面冲突而来。车上站着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辂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望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

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辇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着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髯翁有诗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不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褒人贱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其时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问安。宣王命内侍扶起，靠于绣褥之上，谓二臣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涅，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佐，勿替世业！”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宫门，遇太史伯阳父。召虎私谓伯阳父曰：“前童谣之语，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今王亲见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笃。其兆已应，王必不起。”伯阳父曰：“吾夜观乾象，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言罢各散。不隔一时，各官复集宫门候问，闻御体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柩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子宜臼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

于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雉。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干父之蛊，中兴立帜。

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未几亦薨。幽王为人，暴戾寡恩，动静无常。方谅阴之时，狎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无忌惮，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申侯屡谏不听，退归申国去了。也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继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并列三公。三人皆谄谀面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其

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一日幽王视朝，岐山守臣申奏：“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遂退朝还宫。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三川发原于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将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发迹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无恙乎？”赵叔带曰：“若国家有变，当在何时？”伯阳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内。”叔带曰：“何以知之？”伯阳父曰：“善盈而后福，恶盈而后祸。十者，数之盈也。”叔带曰：“天子不恤国政，任用佞臣，我职居言官，必尽臣节以谏之。”伯阳父曰：“但恐言而有益。”二人私语多时，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带进谏说破他奸佞，直入深宫，却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相议论之语，述与幽王，说他谤毁朝廷，妖言惑众。幽王曰：“愚人妄说国政，如野田泄气，何足听哉！”

却说赵叔带怀着一股忠义之心，屡欲进谏，未得其便。过了数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三川俱竭，岐山复崩，压坏民居无数。”幽王全不畏惧，方命左右访求美色，以充后宫。赵叔带乃上表谏曰：“山崩川竭，其象为脂血俱枯，高危下坠，乃国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业所基，一旦崩颓，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望消弭天变。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虢石父奏曰：“国朝定都丰镐，千秋万岁。那岐山如已弃之屣，有何关系？叔带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谤讪，望吾王详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遂将叔带免官，逐归田野。叔带叹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吾不忍坐见西周有‘麦秀’之歌！”于是携家竟往晋国。是为晋大夫赵氏之祖，赵衰、赵盾即其后裔也。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列为诸侯。此是后话。后人诗曰：

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

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却说大夫褒姒自褒城来，闻赵叔带被逐，急忙入朝进谏：“吾王不畏天变，黜逐贤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姒于狱中。自此谏净路绝，贤豪解体。

话分两头。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姁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抚养成人，取名褒姒。论年纪虽则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

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一来奴大住居乡僻，二来褒姒年纪幼小，所以虽有绝色，无人聘定。

却说褒姒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凑巧褒姒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洪德大惊：“如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因想起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归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谏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无道，购四方美色以充后宫。有奴大之女，非常绝色。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求宽父狱，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狱之计也。”其母曰：“此计如果可行，何惜财帛？汝当速往。”洪德遂亲至奴家，与奴大讲就布帛三百匹，买得褒姒回家。香汤沐浴，食以膏粱之味，饰以文绣之衣，教以礼数，携至镐京。先用金银打通虢公关节，求其转奏。言：“臣珣自知罪当万死。珣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复生，特访求美人，名曰褒姒，进上以赎父罪。万望君王赦宥！”幽王闻奏，即宣褒姒上殿，拜舞已毕。幽王抬头观看，姿容态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际，光艳照人。龙颜大喜。四方虽贡献有人，不及褒姒万分之一。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于别宫，降旨赦褒珣出狱，复其官爵。是夜幽王与褒姒同寝，鱼水之乐，所不必言。自此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一连十日不朝。群臣伺候朝门者，皆不得望见颜色，莫不叹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诗为证：

折得名花字国香，布荆一旦荐匡床。

风流天子浑闲事，不道龙螭已伏殃。

幽王自从得了褒姒，迷恋其色，居之琼台，约有三月，更不进申后之宫。早有人报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胜其愤，忽一日引着宫娥，径到琼台。正遇幽王与褒姒联膝而坐，并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气不过，便骂：“何方贱婢，到此浊乱宫闱！”幽王恐申后动手，将身蔽于褒姒之前，代答曰：“此朕新选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见。不必发怒。”申后骂了一场，恨恨而去。褒姒问曰：“适来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谒之。”褒姒默然无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宫。

再说申后在宫中忧闷不已，太子宜臼跪而问曰：“吾母贵为六宫之主，有何不乐？”申后曰：“汝父宠幸褒姒，全不顾嫡妾之分。将来此婢得志，我母子无立足之处矣！”遂将褒姒不来朝见，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备细诉与太子，不觉泪下。太子曰：“此事不难。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视朝。吾母可着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引那贱婢出台观看，待孩儿将他毒打一顿，以出